



在革命與藝術之間

——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

馮憲光 著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體論形態研究之四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在革命與藝術之間

——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文藝理論研究

馮憲光 著



D0
F2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在革命與藝術之間——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文藝
理論研究/馮憲光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8. 3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978-7-80752-107-5

I. 在… II. 馮… III.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文藝學—研究
IV. D0-0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17397 號

在革命與藝術之間

——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

馮憲光 著

-
- | | |
|------|---|
| 責任編輯 | 李 蓓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
|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張 | 18.25 |
| 字 數 | 440 千 |
| 書 號 | ISBN 978-7-80752-107-5 |
| 定 價 | 44.00 圓 |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導 論 當代馬克思主義 文藝理論本體論形態問題

二十世紀已經成為歷史。然而這是剛剛逝去的歷史，歷史的印迹還散發着新鮮的氣息，還在向新世紀的人們招手致意。恰恰在這個時候，對於二十世紀歷史的學術性反思又悄然而至。

而對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術性反思，則自然是一個重要的論題。

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朗西斯·馬爾赫恩說：“過去是現在的前歷史，作為傳統，它本身又是現在這個舞臺上的演員；沒有歷史的理解，我們既無法解釋現在，也無法評價現在提供給我們的種種選擇。”^① 我們處身的現在，處身的二十一世紀，當下的社會、文化、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狀況，以及可能的發展趨向，都有可能為二十世紀的歷史所規範、影響。當下的現實，包含着歷史的傳統和未來的萌芽。

^① [英] 弗朗西斯·馬爾赫恩：《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劉象愚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 頁。

關注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未來發展，不能不回顧、反思和總結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行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的事情。他們二人也在十九世紀相繼去世，個體生命的消失使他們沒有能够跨進二十世紀的門檻。然而，二十世紀却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紀。

有人說，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十分具有戲劇性的是，在這些論調大行其市的時候，1999年，在二十世紀行將走完自己行程的時刻，馬克思却被西方媒體評選為二十世紀，乃至近千年最有影響的思想家。1999年，英國《泰晤士報》發起了一個評選世紀人物的活動，經過各界人士的投票和提議，最終馬克思被認為是對世界近一千年影響巨大的首要人物。而在這一千年中影響世界以致帶來深刻巨變的現代科學和近代科學的鼻祖愛因斯坦和牛頓都名列馬克思之後。

這一結果令不少人深感意外。但是，對於今天任何一個馬克思的追隨者來說，無異於是低潮時期的一種鼓舞。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理論曾經迎接過盛大的節日，在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別出現過兩次高潮。而在八九十年代以後，隨着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解體，以美國為首的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建立起獨家稱霸的全球化格局，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冷落、歪曲和篡改。詹姆遜說，在1989年以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十分困難的。用佩里·安德森的話說，這是“一個突然發生變化，共產主義遭到接二連三的打擊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在美國，或更普遍地說，在西方巨額收入在富人之間重新分配的時期”。“當世界進入九十年代，這一語境突然轉向了。隨着蘇聯的解體，資本主義

加快了全球化進程，並成為今後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模式。”^①然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冷酷現實，却進一步證實馬克思學說的有效性。特別是隨着資本向文化和審美領域的滲透，當代審美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成為資本聚斂財富的新的生長點，在西方學術界涵蓋面極為廣泛的文化研究也就成為用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新的異化形式的戰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這一戰場上又得到新的復興。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有責任來總結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

有的學者把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劃分為原典形態、承傳形態、闡釋形態和創新形態。這種劃分對於從知識譜系學角度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是有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中葉創立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末（1883）去世，而恩格斯雖然多活了十來年（1895年去世），但是仍然沒有看到二十世紀的來臨。可以說，二十世紀是馬克思身後的世紀，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承傳形態。而且，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祇有面對新情況作出新的闡釋和創新，也纔有可能成為承傳形態。從這樣的知識譜系學的觀點，可以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給人們留下一部有完整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美學著作，以至於盧卡契說馬克思主義還沒有自己的

① [英] 安德森：《文化轉向前言》，載詹姆遜著《文化轉向》，胡亞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美學。盧卡契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列寧以前，即使是在它的最好的理論代表如普列漢諾夫、梅林那裏，也祇限於討論歷史唯物主義問題。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有許多關於文藝的論述，但是仍然沒有最終地解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美學的問題^①。關於在十九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有沒有完整的、或較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至今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國就有一場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有無體系性理論的爭論。爭論的雙方雖然身在二十世紀末葉，但他們討論的對象仍然是十九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爭論的焦點依然是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理論中有無文藝學、美學體系。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二十世紀肯定有比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美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面對人類社會實踐，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世界社會實踐基本規律和走向的思想理論。文學藝術作為人類精神的實踐活動，自然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之中。當然，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專門寫下文藝學、美學的專著。但是，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之時，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為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世界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和文化地區都有深刻影響，並且結合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傳統與實踐，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態。二十世紀馬克思的信徒對馬克思美學的解讀，呈現出了多元

^① 見盧卡契 1930 年寫的《作為文學史家的馬克思和恩格斯》。

化的勢態、多樣化的方法和歧義叢生的結論。詹姆遜說：“我們不應忘記如今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祇此一家，別無分店。事實上有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① “祇此一家，別無分店”，“唯我獨馬”，並不符合當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事實。馬克思主義如此，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同樣如此，也有幾種不同形態的理論話語。

從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全球性格局來看，最有影響的應當是三種：一種是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另一種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第三種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特別是中國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如果說，中國在新時期以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還帶有比較多的蘇聯模式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色彩，那麼中國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就是一種既區別於蘇聯模式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又區別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獨立與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形態了。當然，這三種模式也祇是一個大概的劃分，而且主要是從地域和文化上的一種劃分。這種劃分是比較好把握的。實際上，在每一種模式裏，仍然有不同的派別、觀點、方法的區別甚至對立。

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去總結二十世紀百年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發展軌迹。如果要在現有成果基礎上有所前進，我認為還可以從文藝理論本體論角度來深入研究。以上三種模式互相滲透、相互交叉，可以區分出一些不同的文藝理論本體論觀點。《“新馬克

^① [美] 詹明信（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北京：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頁。

思主義”傳記辭典》的作者羅伯特·戈爾曼在辭典導論中說：“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們確實走過了他們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存在幾個基本的‘血緣’特徵，它們是馬克思主義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任何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所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條件。”而其中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是從馬克思發源的”，“馬克思主義的各個流派都從馬克思那裏獲取了靈感，因為馬克思確確實實激發起了不同傾向的馬克思流派。任何思維敏捷的激進的學者和活動家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為先驗論、經驗論、實驗論、反思的批判以及革命的積極行動主義找到有關根據——使當代‘新馬克思主義’的每一重要意義合理化。”^①在文藝學領域，由於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系統的論著，他們關於文學藝術及其相關問題的有關論述，都可能成為一種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派別本體論的出發點。

伊格爾頓認為，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從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形成了四種主要的理論方法，這四種方法也隨着歷史的前行而漸次發展。他說，“它們中的每一類相應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的一‘領域’，也相應於（非常粗略地說）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它們是人類學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方式，在它們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變換中”，總起來構成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代表性著作^②。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所進

① [美] 羅伯特·戈爾曼：《“新馬克思主義”傳記辭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頁。

② 參見 [英] 特里·伊格爾頓和密爾涅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導言 I，布萊克威爾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版。

行的方法論上的區分，事實上就是一種文藝學的本體論劃分。這有如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對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學批評所作的四種視點，即四種文學批評本體論的劃分。艾布拉姆斯認為歷來的文學理論都不過是站在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這幾種立場上，對文學活動所作的理論概括。文學活動的要素構成的關係，也無非是這四種。馬克思、恩格斯自己沒有寫下文藝學美學專著，即使當時寫下了，也不能永遠把它們當作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系的藍本。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文藝學可以建構自身本體論的思想原點。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實際上就是對這些原點的發掘、開拓和展開。過去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祇有一種唯一的本體論出發點，或者是意識形態原點，或者是政治原點，或者是文化原點，認為祇有自己闡釋的這個原點纔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正宗，祇此一家，別無分店。這種看法不符合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文學藝術的總體思想。從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進程來看，人類學批評、政治批評、意識形態或文化批評以及經濟學的藝術生產批評，可以說就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四種本體論形態。而這四個本體論生長點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原典形態的幾個基本思想原點。從任何一個原點出發都可以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

我們可以用這種思路去回顧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也可以用它來建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新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這種情況是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實際。

當然，中國國內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體論有着與國外學者不同的理解。我們不能強求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與國內一致。關於這個問題，鄧小平曾經指出：“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人民的覺悟有高有低，國內階級關係的情況、階級力量的對比又很不一樣，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麼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各國的實際相結合，也難免犯錯誤。”“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①我們認為，這適用於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我們關於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體論形態的異域性的研究主要應當根據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一定要從我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認識出發。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體論問題

任何文藝理論、美學理論都有哲學作為自己的基礎。這是因為包括文藝活動在內的審美活動內在地包含着哲學或哲學問題。德里達說：“文學文本的內容之中總存在着哲學命題。文學文本

^①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頁。

的語義學與主題學帶有、‘採取’——按這個詞在英語或法語中的意義——某種形而上學。”^①“大概文學批評從結構上就是哲理性的。”^②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哲學基礎肯定是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逝世以後的馬克思主義，都是馬克思之後的人們對馬克思學說的闡釋。每一種闡釋無不帶有闡釋者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處境，即閱讀馬克思時的閱讀、闡釋者的文化語境。這就使得二十世紀和現在的二十一世紀已經存在着和將要出現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多樣化，或者多元化，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而任何闡釋立場的存在都無非提供了一種闡釋的理論空間。新的闡釋理論空間的出現時常帶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學的新的解讀。二十世紀語言學轉向的哲學文化思潮已經給重新閱讀和闡釋馬克思，提供了新的語境、視角和方法，即一種新的闡釋空間。阿爾都塞的《閱讀〈資本論〉》、《保衛馬克思》一類著作的問世，就是這種典型的例子。這裏，也準備從語言學轉向的哲學文化語境，說明一下我們重讀馬克思的一些體會。

語言學轉向推動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新的討論。瑞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約奇姆·伊斯雷爾在《辯證法的語言和語言的辯證法》中指出，在語言學轉向的哲學文化成果面前，應當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問題。他說：“我堅決

① [法] 德里達：《文學行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6 頁。

② 同上，第 20 頁。

主張，爲了使我們的經驗獲得意義，我們必須能够談論這些經驗，用語言表達它們。因此，‘掌握語言意謂着什麼？’成爲我們的核心問題。”“我贊成并論證這樣一個論題：必須拋棄語言知識和現實知識之間鮮明的二元論區別。語言知識是現實知識，語言本身是現實的一部分。”^① 伊斯雷爾從語言分析出發，認爲人類對現實世界的任何認識都是一種語言的表述，語言說明和解釋着現實，不能離開人們對現實的語言表述來認識現實的實質。

這裏就涉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文藝學中長期爭論着的關於唯物主義本體論和實踐唯物主義本體論的問題。所謂本體論問題，並不僅限於哲學學科，也並不是在任何學科中的本體論解答都必須回到哲學基本問題上去。任何一個學科，作爲一種理性認識的方式，在學科的各個環節上討論的問題往往都有一個出發點和歸宿點。這個關鍵之點就是，什麼是這個學科研究對象的本質的問題。任何學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對象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質就是這個學科的本體論問題^②。

哲學是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的學科，它審視的研究對象是整個宇宙萬物。因此，它必須首先回答宇宙萬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質，首先回答是物質第一性還是精神第一性的問題。這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

① [瑞典] 約奇姆·伊斯雷爾：《辯證法的語言和語言的辯證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頁。

② 1991年馮憲光參加《文藝報》組織的一個文藝理論研討班，北京大學黃楠森教授爲研討班作過一次哲學報告。此處關於學科本體論的觀點主要採自黃先生的觀點。

結》中所說的“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①。“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於自然界來說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承認某種創世說的人（而創世說在哲學家那裏，例如在黑格爾那裏，往往比在基督教那裏還要繁雜和荒唐得多），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裏也不是在別的意義上使用的。”而“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義，就會造成”混亂^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主義哲學，而其唯物主義的含義在於，承認自然界對於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的本原地位。在這個意義上說，祇有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主義哲學，在本體論上纔是正確的。而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是實踐本體論或實踐唯物主義本體論。這些說法的失當在於把人類的實踐活動作為宇宙整體的本原，沒有明確自然界對於人類實踐活動，乃至於整個人類的存在的先在意義。從語義分析上說，實踐本體論和實踐唯物主義本體論這些概念，在研究對象上把自然界捨棄了，把自然界對於人類存在、人類實踐活動的存在的優先地位捨棄了。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上，我們還是應當堅持唯物主義世界觀。而在不同學科領域，由於研究對象的轉換，對於不同學科研究對象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質的研究，不一定都要一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頁。

② 同上，第224—225頁。

從自然界的優先地位開始講起。這就是說，在對宇宙、世界的根本來源問題上，肯定應當堅持物質第一性的唯物主義立場，而當研究的對象並不是宇宙來源這一根本問題時，而是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社會中的文學藝術、審美這些問題的時候，應當強調實踐是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社會一切事物的根本來源。美學、文藝學中的許多爭論，其實往往集中在對於兩個層次的本體論追問中的混淆。

每一門自然科學也有它自身的研究對象，這就是某一種自然物或某類自然現象。這些自然科學的本體論，在我們看來，應當徹底貫徹唯物主義的哲學世界觀，承認自然物、自然現象的本原地位。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則與哲學、自然科學不同，其研究對象發生了變化，它不是整個宇宙萬物，也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也有物質的層面，人類社會是在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但是人類社會畢竟不同於自然界，是人化、即實踐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的物質基礎是本真自然、本原自然，在研究二者之間的關係時，問題也必然進入了哲學本體論範疇。在這裏，正確的結論是堅持唯物主義世界觀。而把人類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其研究對象本身已經與哲學有區別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現象，即人化自然現象。在這裏，主張實踐本體論或實踐唯物主義本體論，就是正確的。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即這些社會現象簡而言之是人工製品，無不以人類實踐化的自然的方式存在，無不以人化自然的方式存在，其存在的本質是人類的實踐活動。

這在對馬克思著作的語義學解讀中，可以得到證實。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出現“物質”這個概念，而且“物質”概念在馬克思的世界觀裏佔有重要地位，那麼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研究社會現象時是不是就是一種簡單的唯物主義學說呢？伊斯雷爾認為，如果把馬克思的社會研究的思想單純地看作是一種唯物主義，把包括文學藝術活動在內的精神活動看成是人類對社會現實的一種意識反映，實際上都與馬克思的核心思想有不小的距離。馬克思所論述的社會現象的“物質”世界的觀念，在語境和語義上，都與單純的唯物主義所說的沒有生命的、與人類文化了無關係的“物質”世界，有明顯區別。

伊斯雷爾指出，馬克思在不同時期研究社會現象時使用過“物質”一詞，但是應當對馬克思使用“物質”一詞的某些語境做一些分析。比如，馬克思談到勞動分工時說，“分工祇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纔開始成為真正的分工”^①。在這段引文中，似乎暗含着笛卡爾對精神和物質區分的傳統的二元論立場，但是顯然這裏的“物質”不是外在於人的、與人無關的客體，而是獨立於主體，又與主體有着內在聯繫的客體。在談論現代機器的一段話中，馬克思也有類似用法。馬克思斷定機器“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②。這裏，“物質（化）”意謂人類認識的“物理表現”。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

《資本論》第一卷也看到同樣的用法：“後來科學發現，勞動產品作為價值，祇是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物的表現。”^①同時，“物質”一詞的使用不僅作為客觀物體的屬性，而且還涉及了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的，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②馬克思說，理論一旦掌握人，“它能變成物質力量”。這裏所說的“物質力量”就是與人相關的物質“生產力”，這是與認識的生產過程相區別的“物質”生產過程中的力量。因此，“物質”一詞在馬克思對社會的分析中較之他對人性的分析中更為經常出現。馬克思經常談到“物質生活”、“物質生產”、“生產的物質資料”、“人類生活的物質要求”、“物質財富”、“生產的物質力量”等等。他還把勞動生產能力的低級階段說成“物質局限性”。在所有這些引語中，“物質”一詞都是在過去和現在的常識語言的有限意義上使用的（例如，我們所說的“物質財富”），這種使用所思索和意指的是與人相關的客觀物體或可以被改變成人工製品的東西。所以，在馬克思論述社會現象時的“物質”概念中，時常內在地包含着人類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因此，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中，明確地說明他自己的世界觀區別於當時哲學家的世界觀，這就是：“哲學家們祇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③改變世界，並不祇是意謂着社會制度的改變，而首先是人類的勞動實

① [德]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

③ 同上，第57頁。